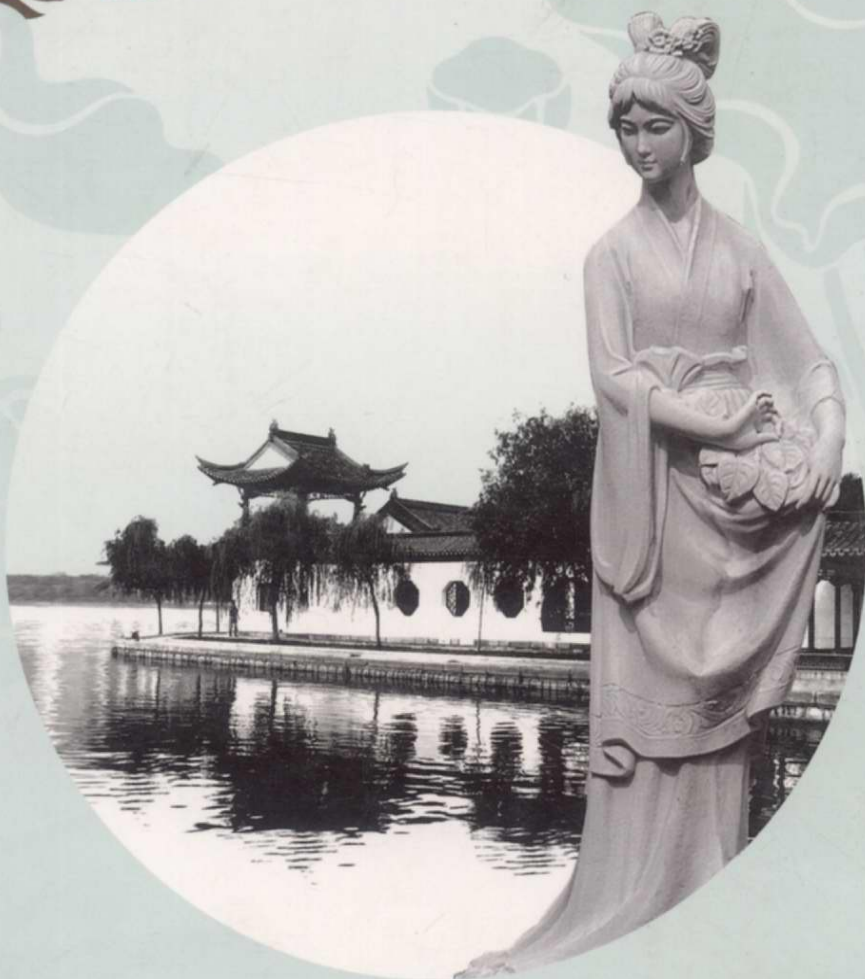


003719

南京
莫愁湖
志

NANJING
MOCHOUHU ZHI
南京市莫愁湖管理处
吴小铁 编纂

郭沫若



中央文献出版社

南京 莫愁湖

郭沫若

南京市莫愁湖管理处

整理顾问 徐复

编纂 吴小铁

中央文献出版社





《南京莫愁湖志》序

徐 复

上世纪三十年代，余求学南京金陵大学中文系，师从蕲春黄季刚先生治朴学家言。暇日与同学好友武酉山、尚笏、向映富、张承典、裴少华等人游览白下名胜，常至者有明孝陵、中山陵、夫子庙、雨花台、扫叶楼、鸡鸣寺、玄武湖、莫愁湖等，流连忘返，诚一时快事也。莫愁湖在水西门外，周长六公里，湖面宽阔，波光岚影，幽雅明净。有湖心亭、水榭、胜棋楼、郁金堂诸胜迹。1933年，得见南京翰文书店出版《金陵莫愁湖志》铅印本，曾一翻检，爱不忍释。此七十年前往事，今已不复省忆矣。

近年得识同邑吴小铁君，发愤好学，勤于撰述。任南京地方志编辑，克尽厥职。余已届耄耋，而君正当盛壮，相见忘年，未尝不督励也。上月来舍，谈近正编校《南京莫愁湖志》，缕述经过，多甘苦语。观其标点校勘，颇具匠心。录其改正数条于下：

一、湘乡曾文正既感大慙，百务修举，弭节湖上。“感”字与文义全反，当为“威”字之误。威，同滅，简化作灭字。大慙(duì)，大恶人。灭大慙，指曾国藩剿灭太平军言。此说可谓妙悟。

二、因马氏产志，附今所甄采，重镌之木，而乞予一言简端。“产志”，无可解，经再三考核，始知为“旧志”之误。產、舊，今简化作产、旧。鲁鱼亥豕，形近致讹也。

三、且渡江王汝，亦免志乘，然王出临沂，汝出阳夏，又曷尝一一正之耶？“王汝”二字无典，当为“王谢”二字之误，下句“汝”字同。王谢，晋王导、谢安。又“免”字无可解，根据文义，当为“光”字之误。校者卓识，余无间然。

其他误文的考证，亦皆文从字顺，非率尔操觚者可比。湖志出版，当饮誉金陵，产生社会效益，非徒供卧游而已也。

小铁君多识当代名家，其《当代诗词手迹选》，洵多精品，余什袭藏之。其编校《莫愁湖志》为又一成果。继此有作，余当尽力相助。君年事方壮，前途如锦，层楼更上，有厚望焉。是为序。

二〇〇三年五月八日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时年九十有二



代自序

用了两年多时间编纂《南京莫愁湖志》，做了两件事，一是将历史上几种与莫愁湖相关的书收集到一起，做了点整理和考订；一是从各种书籍中辑录莫愁湖诗词文章，编为莫愁湖诗文增补。这两件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点校《金陵莫愁湖志》及纠正与莫愁湖相关的谬误

《金陵莫愁湖志》是民国时期书坊根据马士图的《莫愁湖志》木刻本改成的铅印本，把《莫愁湖楹联便览》中的全部楹联都收进了书中，还增补了民国初期几副楹联。因为已不是原来马氏《莫愁湖志》的原样，所以改名为《金陵莫愁湖志》。该书像历史上大多书坊所刻的书一样，没有在校正上花多少功夫，特别是原书中用手迹的影印几篇序跋，改成铅字时有不少字没有认清，意思没有搞懂就印出来了，错误自是离奇地多。

这方面的考订工作，徐复先生在本书序言中已有举例说明，在此就不重复了，而对几种参校本的考订，大部分均于页下注中标出，也不再多费笔墨了。

这里想罗嗦几句的是：

（一）莫愁湖抱月楼南面的抱月长廊，北向悬有三副抱柱联。居中一联为当代名书家刘炳森先生所书，左右两联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原主席启功先生所书。这三副出自古人原撰的楹联，有两副都把原作者的名字弄错了。

1、居中一联：

江水东流，浪淘尽千古英雄儿女；

石城西峙，依旧是六朝烟雨楼台。

据1882年重刊《莫愁湖志》所附楹联，及《莫愁湖楹联便览》，该联作者明明白白署的是沈镗，却被误写为“沈钟”。

查沈镗①《蜗庐诗草》，有《九日偕张春陔侍御、虞季唐同年游华严庵，观摹拓石刻莫愁小像，复偕游周海舲镇军古朴园，晤薛慰农山长，用工部蓝田崔氏庄诗韵纪之》诗二首以及和张春陔诗四首。此二题可证沈镗的确到过莫愁湖，而且饶有兴致地观看摹拓莫愁像，寺僧请他写一副楹联是合情合理的，并非志书记载有误，此其一。其二，《莫愁湖楹联便览》初刻本的时间是1878年，前二题诗约为1873年作，时间上也是吻合的。

沈钟，清代另有其人，因与莫愁湖无涉，故不赘述。

这副新刻楹联的另一个问题是句式错误。原联在前述二书均作：

江水东流，淘尽了千古英雄儿女；

石城西峙，依旧是六朝烟雨楼台。



上下联“淘尽了”与“依旧是”，分别是动补词组和偏正词组，用作谓语，尚属工整。而新刻楹联作：江水东流，浪淘尽千古英雄儿女；石城西峙，依旧是六朝烟雨楼台。“淘尽了”与“浪淘尽”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浪淘尽”变成了主谓结构，主谓结构不能作谓语，也就是说，改动后的新联上半联是两句话，下半联是一句话，当然也就不成“对”了，此改动是不成功的。

2、抱月廊西头的一联为：

一片湖光比西子；千秋乐府唱南朝。

该联作者署为“李松雪”，李松雪何许人也？恕我孤陋寡闻，现在掌握的资料中，尚无其人资料。

查《续纂莫愁湖志》所载联与此有二字差异，即“一片”作“一种”、“唱南朝”作“忆南朝”，作者署为王文治。而《莫愁湖志》光绪以后重刊本所收楹联（乃从《莫愁湖楹联便览》中迻录）内容与《续纂莫愁湖志》相同，也作“一种”、“忆南朝”，却署为“旧句，黄思永补书”。那么，这是不是黄思永的旧句呢？从古人落款习惯上看，这显然不是他自己的旧句。而光绪间重刻本《莫愁湖志》另外还有一副对联署为：“西林别驾旧句，黄思永书”，可见，书旧句是指书录别人的已流传的作品。既然不是黄思永的作品，那是谁的作品呢？可惜古人很少在自己的诗文中收录楹联，除少数专门研究或创作大量楹联者外，无法用自己的集子来维权。只有用后人的记载来找依据了。

查钱剑夫主编的《中国古今楹联大观》（1993年8月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将其归在李尧栋名下。

再查民国时期上海益群书店本《楹联十万选》，该联作者署：李松云。

再查清人梁章钜②的《楹联丛话》，亦定为李尧栋作。此书作者生活时代与李尧栋最近，又在江苏做过官，且在楹联研究、创作上用力甚深。此说应是可信的。

我赞同此说，此联应为莫愁湖之大恩公李尧栋③所作。

黄思永是南京最后一个状元，他来游湖而写前人旧句，首先要写的当然应该是对莫愁湖进行修葺而使其湖真正成为“金陵第一名胜”的功臣李尧栋，即李松云李太守的句子。《莫愁湖志》中还有一副李松云的对联“早因少妇金堂艳，新借名公彩笔传”，从句式上看也与该联相同。我们知道，李松云写《莫愁湖棹歌》一气写了二十首，都是七言句，这两副联也是七言句式，写七言诗和联，是李松云最擅长的。所以，不论是王文治还是李松云，此联作者署李松雪，总是不对。

可以判定的是，公园方面主其事者，也是持“李尧栋说”（即李松云）的。

到底是抄录者笔误，还是书写者没有察觉到云和雪的繁体字（可能原稿潦草）的差异，现在没有必要去查究了。但在刻板之前没有发现出错就刻出来，总是太粗心了！

其实，此错亦非孤例，由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楹联大辞典》，也把李松云写成了李松雪。（该书在莫愁湖楹联上的多处错误，本书在后面有所考订。）

推论至此，本已无话，谁知峰回路转，竟在《莫愁湖风雅集》中查到黄模一首题为“癸丑秋仲，松云郡伯招同马雨耕、周石舟两先生，陈敏园学仲燕集莫愁湖，席上喜晤姚姬传先生，漫成四韵”的七律，诗曰：“使君选胜有嘉招，胜友相将荡画桡。一种湖光比西子，千秋乐府赛南朝。香披绮阁重帘卷，醉舞凉风两袖飘。更喜庞眉尊宿在，紫金山色对清标。”经查黄模《寿花堂诗集》，其颌联中“赛”字又作“忆”字，其联与现在抱月长廊之联虽有二字不同，但与旧志（《续纂莫愁湖志》）记载相同，谁都可以看出，这就是出处，是原型，而黄模才是这副联的原作者。这就是说以前的人都弄错了（我在错误的前提下，推导出的结论当然也是错的）！那么，古人是怎么搞错的呢？黄模④比李尧栋年长，曾经当过李尧栋的老师，李在给《寿花堂诗集》写的序中提到过此事。李尧栋修好莫愁湖，在此与友人饮宴，黄模即席吟成此诗，对李大加颂扬，李看过后亦甚为高兴，特别对在座诸人赞誉此联，除了此联精练而形象外，深层次的意思还暗含着以李修莫愁湖使此湖闻名比苏东坡修西湖更胜一筹，黄和李都是浙江人，拿家乡之名湖来喻客居地的一个小湖，还说它胜过了西湖，李尧栋心知肚明，对这样的暗喻很受用，所以会特别看重此联。在座的人回去，必定会说知府大人赞这一联如何如何好，一传开，必走样，就变成了知府大人写了一联如何如何。知府大人升官远赴湖南上任去也，当然也不会再来解释这个对联不是自己写的。而传说的另一个版本，就是王文治撰此联，恐怕也是因为王文治应寺僧之请，书写过此联，故讹传为王文治所撰。

（二）莫愁湖胜棋楼楼上正中屋沿下挂一块匾，现在所有有关莫愁湖的宣传材料上都把题额者称为“清代状元梅启照”，这匾是梅启照题的不错，可梅启照是状元吗？查清代状元榜，共有状元112人，却并无梅启照的名字。梅启照是洋务派人物。曾当过江宁藩司，河东河道总督，浙江巡抚，内阁学士。著作除诗词集《彊恕斋吟集》和与人合作辑校的《明史约》外，颇多科学著作，如《中国黄河经纬度图》、《天学问答》、《笔算》、《测量浅说图》、《验方新编》等，涉及诸多学科。他在这些方面的成就与莫愁湖无关，免谈。而他的题字是他在同治十年当江宁布政使时所题，他哪年中进士，还需查一下，可以肯定的



一点是，梅启照不是状元！今后不能再这么说了。当然，这块匾不会因为不是状元题的就不能挂，它本身还是一件很有价值的历史文物。

（三）最新出版的《建邺区志》，在插页中有一幅取自前人《金陵四十八景图》的图画“楼怀孙楚”，这是区内古代一处著名建筑，其址就在今莫愁湖一带，明朝著名散曲家陈所闻在湖畔的居所据传就是孙楚楼遗址。孙楚，西晋时人，《晋书》有传。少时辩言“漱石枕流”，有隐居之意。孙楚楼即因孙楚饮于此而得名。至唐代，孙楚楼又因大诗人李白玩月于此，益发有名，因此又被称为李白酒楼（或太白酒楼）。清光绪戊子申昌书局石印《金陵四十八景图》，款署端木瘦生及荅上徐虎，然其既绘金陵名胜，却对其典故不甚了了，误把“楼怀孙楚”题作“楼怀深楚”。近代南京方志学家陈作霖在其《金陵四十八景图跋》中云“又‘楼怀孙楚’作‘深楚’，其不学为何如耶！”直斥其非。区志不辨其非，而辄取其原题，岂不是以讹传讹耶。因其关系到莫愁湖景点，故不惜笔墨及之以代更正。

二、整理出版甘元煥《莫愁湖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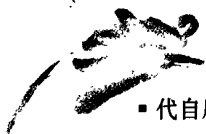
本书除点校《金陵莫愁湖志》（含《莫愁湖楹联便览》）外，还将几种与莫愁湖有关的书籍也一起进行整理，汇入本书中。它们是三山二水吟客纂《添修莫愁湖志》，其中包含醉吟馆主人续纂的《莫愁湖志》，本书将两书中与马士图《莫愁湖志》不相同的内容收录其中，相同内容省略。再就是释恒峰辑《莫愁湖风雅集》，关赓麟辑《莫愁湖修禊诗》和甘元煥纂《莫愁湖志》，其它几本书都刊印过（有的还不止一次），只有南京图书馆古籍部收藏的甘元煥《莫愁湖志》是手稿，尚未经整理，世人多未见过其面目。我从南图抄出全文，再加整理，终使其得见天日，为莫愁湖添一“新志”。

甘元煥编《莫愁湖志》时，曾拟过篇目，内容也已粗定，并分头请了几位朋友审读。所以，这部稿本中有一部分眉批和夹注，颜色不一，字体不一，还有代拟的篇目，代查的资料反馈等。这次在整理时，吸收了其中合理的成分，在编排中加以考虑，而取消了全部不属于该志的文字。

如：抄录的冯煦《莫愁湖棹歌》（三十二首），前面还另加了大字“增补超等一名”，取消该文字而录冯煦之诗。查《蒿龠类稿》（含续稿）未见收录此诗，而钱仲联先生主编的《清诗纪事》中所选冯煦棹歌二首，与甘氏志中所录有不少差异，不知见诸何本，钱先生遽归道山，已无法向其请教了。

（一）《太平寰宇记》中关于莫愁湖的记载出于后人附会

甘志“湖名”目下所引金鳌《金陵待征录》说：“莫愁湖，宋元志无言莫愁湖者，言之自《应天志》始。吕志谓见《太平寰宇记》，记无此文也。”



这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于是我查了清嘉庆八年（1803）重刊本《太平寰宇记》（洪亮吉序本），在第九十卷江南东道二“昇州”中查到了这条记载。前人为什么说“记无此文”？是版本不同？是的。《太平寰宇记》原书早已散佚，现在国内所存多是残本，或者是根据抄本所补刻的本子，民国年间从日本传回的此书也是残本。因此，版本不一，各书内容不尽相同，乃是事实。同时，后人的研究结论是《太平寰宇记》错误甚多。清人宋翔凤“青溪杂事诗注”中就说：“《寰宇记》此类甚多，皆其浅谬。”

由此我对这条记载也产生了怀疑，该书成书于北宋雍熙至端拱年间（984—989），流传较广，影响较大，但从出书到南宋，再到元代，为什么当时的各种书籍和文学作品中都没有直接提到莫愁湖？《乾隆江宁府志》云“‘《寰宇记》昔有妓卢莫愁家此，故名’，此说不见他书。”再分析一下这条记载本身内容，与流传至今的南京民间传说中的莫愁形象有根本的区别，南京莫愁勤劳、美丽、善良，抗暴不屈，而记载的是妓卢莫愁，与竟陵莫愁到颇相吻合。再看这前面一句，“莫愁湖在三山门外”，是了，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三山门是朱元璋在南京修建城墙时所开十三城门（内城城门）之一，清代改称水西门，但在很长时间内，还有人称之为三山门。而南京从六朝到南唐到宋，都城中从来就没有过一个城门叫三山门！宋朝的书里出现明朝的城门名称，岂不荒诞，此记载实出后人之附会无疑。

现在介绍南京名胜古迹的各种书刊，提到莫愁湖的历史，都要带上一句，最早见于宋乐史所撰《太平寰宇记》。就连清代大学者薛时雨在给重刊《莫愁湖志》写的序中都是这样写的，后人如此说则毫不奇怪。可见此谬误已成“常识性”错误，人们对此已司空见惯，不会再去深究其来源的正确与否。

这个古人开的玩笑，难道我们今天还要继续再开下去吗？

（二）一种未见著录的《莫愁湖志》重刻本

整理甘氏志“古迹·郁金堂”时，杨岷的批语中有：“松云先生湖志叙拟节引数行于此，以存改建之迹。酌之。”这里面提到了李松云的“湖志叙”。马士图修湖志，成书于嘉庆二十年（1815），上据李松云修葺莫愁湖虽过了二十二年，但此时李六十二岁，还健在，马请他写序是有可能的。马士图用没有用这篇序呢？翻遍南京图书馆所藏各种版本的马士图《莫愁湖志》，都没有找到此序。直到今年四月间，本书完稿后，想到应该去看一看夏振明、胡凤英所著的《莫愁女及莫愁文学》（1992年6月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在其书中看到一篇节引的李松云“莫愁湖序”，当费了不少周折找到夏先生时，他却告诉我，这篇序肯定是在《莫愁湖志》中，这是他早些年在上海买的，现已遗失。如果夏



先生没有记错的话，那么就有另一个版本的《莫愁湖志》存在，而这个版本是刊有李松云的“湖序”的。值得注意的是，杨岷批的是“湖志叙”，而夏先生节引的是“湖序”。从“节引”的文字（参见本书“莫愁湖诗文增补·碑刻文章”）来看，文中没有提到马士图和修志之事，所以是“湖序”的可能性大一点，甚至有可能就是李松云为自己的二十首《棹歌》刊刻准备的一篇序跋，换句话说，这篇序可能不是应马士图之邀而写的，所以在南京图书馆现存最早的嘉庆二十年所刊松管斋全集本《莫愁湖志》（六卷，卷首一卷，共四册）中也没有这篇“序”，又因为光绪八年（1882）年以后的重刊本中也没有这篇序，故此“序”可能是在1815年以后至咸丰年之前的一次重刻本中补录的。杨岷（1819—1896）大约也是在此期间见过这个本子，乱定后，甘元煥欲重修《莫愁湖志》时，杨提出补“数行”文字，却没有直接抄录下这仅仅“数行”的文字，可能原书也已毁于“洪杨之变”了。如果上述推论无大错，则此版本的《莫愁湖志》在南京图书馆古籍部和国家图书馆都没有收藏。国家图书馆所藏各种版本，尚未去看过，但因其公布的目录中没有比1882年更早的版本，所以也不大可能收入此序。而夏先生十多年前能在上海买到此书，可见该书并非罕见，故望藏家留意。

（据笔者最新考证，上述版本也有可能是原版《莫愁湖风雅集》，参见本书《“鹤字碑”标注年代及其它》。）

三、找寻黄兴书写的“莫愁湖粤军死事碑记”

莫愁湖边的粤军墓，是中华民国开国之初最重要的纪念建筑之一。孙中山为之亲笔题写“建国成仁”，时任南京留守、统辖南方各军的黄兴亲自撰写了碑文（以下简称黄兴碑）。而这通极有历史价值的黄兴碑碑文却因风雨剥蚀已漫漶过半，全文已难卒读。令人遗憾的是，莫愁湖公园管理处也没有这件碑文的拓片。辛亥革命至今已过了八十多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也已五十多年，竟从来也没有人想到要找一找这件碑文。在公园管理处，有人提供信息说市文物局或市博物馆有黄兴碑的拓片，我托人查询，也没有找到。据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参加过修复粤军墓，后来又撰写过《粤军阵亡将士墓及其史事志》的季士家先生说，即使博物馆还存有拓片，也是残碑的拓片，他本人也没有见到过黄兴碑的全文。难道这件珍贵的革命文物就这样湮没了吗？一个偶然的因素，想到要查一查黄兴的文集，或许收有这篇碑文。一查国家图书馆目录，有湖南社会科学院编的《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和罗家伦编的《黄克强先生全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3年版，而巧的是同事杨永泉就有《黄兴集》，



于是请他从家里的书山中挖出这件宝贝，终于找到了黄兴所撰此碑碑文（以下简称黄兴集）。再拿这篇碑文与我从莫愁湖边粤军墓墓碑上抄录的残存文字，做成表格，仔细核对，除碑名（黄兴集为：“莫愁湖粤军死事碑记”，黄兴碑为“粤军殉难义士之碑”）不同之外，又发现了多处异文。如：

黄兴碑：“□今国际竞争风潮愈烈，窃愿吾国人之勇于为义者，坚其心（以下损15字）国家方开战史局……”

黄兴集：“方今五洲大通，咸思协以谋我，群虎在旁，瞬息千变。窃愿吾国人勇于对内者，尽移于对外，与列强驰逐于世界竞争之场，则其乐又岂有穷期耶？今国家方开战史局……”

又如：

黄兴碑：“靡述死事者之惨，□此战之关□□□□□□□□□□国家之强弱无常，用破吾党自足之见，庶久而知所□□云□。是为记。”

黄兴集：“粗述死事者之惨，使来者怵然起敬，又因推论国家强弱无常，用破吾党自足之见，庶久而知所策励云尔。是为记。”

黄兴碑正文共464字，黄兴集正文共485字，黄兴集比黄兴碑多出21字，而且这多出的21个字不是加进了一句话，而是对全文的改动。

从对所举例文比较的结果来看，改动之处还不仅仅是技术原因或个别文字的润色，有些还是意思上的调整。所以，黄兴碑原拓如能再现于世，于文物文献均有价值。

建议公园请当代著名书法家将黄兴集中所收碑文重新书写、镌碑，镶嵌在墓后半月形宝城上，并加透明材料覆盖，以便长久保存和方便游客观瞻。据闻，公园方面已对此作了安排，不久以后，这件史迹将重现莫愁湖畔。

四、查证《莫愁湖志》原作者马士图生年

《莫愁湖志》原作者马士图的生卒年，在已经出版的所有人名辞典之类工具书中均无记载，“生卒年无考”殆成定论。

我在编纂本书的过程中，对此也曾一度束手无策。当《金陵莫愁湖志》点校完成以后，在“后记”中提到原作者的生平时，用马氏自己的诗词和其它资料结合起来，对其进行分析推论，结果得出“大约生活在清乾隆中期至道光末期”这样一个比较模糊地结论。

根据《湖上题画竹》推论，头白一般在四十岁左右，头白学画到莫愁湖雅集能拿出比较像样的作品，大约要四五年功夫，所以，“嘉庆十五年庚午（1810）五月七日，莫愁湖华严庵丹青雅集时，马士图约四十四五岁。”由此上推，马



之生年约在 1765 或 1766 年前后，即乾隆三十或三十一年。

以上推论没有准确史料做依据。

一年后，在查找有关莫愁湖诗词时，终于有了重大突破。何绍基有一册《金陵杂述三十二绝句》为其手书制版，册中最后一首写的是莫愁湖，题为《昨十四日始至莫愁湖，但见水光一片，补述八绝句》（现代所出书中标为《十五日始至莫愁湖，但见水光一片》）从其诗题看，这补述的八首绝句有可能都是写莫愁湖的，为免阙遗，特查阅何的《东洲草堂诗钞》，当一直翻到第六册（即最后一册）时，才找到了这《金陵杂述四十绝句》，这应该是补充了八首绝句后的“全本”，莫愁湖诗仍仅此一首，诗题改做附注“最后至莫愁湖，止一片水耳”。解决了这个问题，想看看何绍基还写了那些与南京有关的诗，就是这一多事，忽然注意到一首诗的标题为《崔春泉八十四、侯青甫八十、马菊村七十九、彭逸湄七十、汤雨生六十七、朱石梅五十五，合画松石芝兰为巨轴，彭雪嵎得之，属题小句于石罅》，这“马菊村”不就是“马掬村”即马士图吗！“马掬村”清刊本有作“马掬村”，而陈作霖则写为“马菊村”（陈作霖所辑未刊《冶麓山房丛书·金陵前明杂文钞》，由台湾据陈作霖手抄本影印出版，第六册 2129 页有：马士图，字宗瓚，一字菊村，号无想山人，江宁人。有《豆花庄诗钞》、《莫愁湖志》、《写梅三百咏》）。

崔春泉就是莫愁湖雅集时画人物的“崔上舍溥，号春泉。筠谷先生令嗣。善人物、花鸟、八分书。”查《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崔溥一条下并无生卒年。侯青甫也作侯青圃，参加过汤雨生举办的“十老第一会”，见甘氏《莫愁湖志》。《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载，侯云松（1774—1853），字观白，号青甫，上元人。嘉庆三年举人，官安庆教谕。晚年家居鬻书画自给，工诗。“尝与汤貽汾、马士图等作诗画会。卒年八十。有《溥游草》。”此记载恐有误。若其享寿八十，与何诗题中所标年岁相同，即卒于何诗所指的，与崔溥、马士图、汤貽汾等人合画《松石芝兰》巨作之同年，而此年又真是 1853 年，则太平军破城在即，人心惶惶，这些老叟不可能有这种安逸和闲情雅致。

再查汤雨生，即汤貽汾，大大有名，是个将军，也是诗人、画家，他的家叫琴隐园。他退隐时，也在莫愁湖举办过雅集（见甘氏《莫愁湖志》）。太平军攻占南京时，效忠清室投水而死。他的生卒年是 1778—1853（《辞海》）。剩下的问题很简单，把他的生年加上 67，再减去 79，即为马士图的准确生年，而不必考虑虚岁问题，因为大家的虚岁是以同一标准计算的。这个结果看似得来全不费功夫，却是在无意有心之间得之。

马士图的生年是：1766 年

(另据1999年1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汤贻汾生年为1777年，如此，马氏生年则为1765年。)

以上结果与我原先的推论不谋而合。

此一结果可以附带考出其他四人的生年。如侯青甫(1765—1853)等等。我们知道了“櫟村”是马士图的字，而不是号(陈作霖《金陵通传》则云马士图“号菊村”)，也知道了他还有《写梅三百咏》，可惜他的这本集子和《豆花庄诗钞》南京图书馆均无收藏，无缘一见，否则还有可能从他的诗作中发现更多生平事迹材料。

五、考证《莫愁湖风雅集》中被张冠李戴的几首诗

《莫愁湖风雅集》(卷三)为华严庵释禔菴所辑，此僧与释恒峰之关系尚不清楚。但卷一、卷二均为恒峰所辑，诗作除手民之误外无大差。然卷三却有不少问题，此问题之产生或与禔菴之诗词修养有关连。

为王朝葵、杨庆琛的几首被弄错了的诗找到了归宿。试述如下。

(一)

诗人王朝葵作诗四律，并有长跋：

丙寅夏，归自豫章，侨居白下，招同王松岩、顾企文、庄葭汀诸君及从子，重游湖上。忆癸丑岁李松云先生来典斯郡，倡为修葺，先兄石长以粮丞督理之，予尝分任其劳。工既竣，过江诸名流争相题咏，距今十有四年矣。楼台亭榭完者半，圯者亦半，怀人思旧，感慨系之。然湖山有灵，松云先生倘得升任重来，则完者亦完，而圯者不圯。予亦得以往昔宾客重与其盛，詎非六朝胜地又添一段佳话耶！即成四律以付庵僧：

一别湖光十四年，重来风景尚依然。
难从画里追摩诘，独向诗中忆谪仙。
白叟黄童齐望岁，青山红粉故多缘。
手栽夹岸垂杨树，也逐甘棠欲拂天。

迎水楼台泛水航，当年我亦费平章。
拓开生面花临镜，绘出文心燕入堂。
漫说千秋剩金粉，只今四壁拥琳琅，
斜阳仔细阑干倚，西盼峨眉月正凉。

过江老宿数成丝，赓唱犹传绝妙词。

岁月可堪流水逝，

既云四律，但此处仅见此二首零三句诗，另外一首零五句诗却不知去向！

我标点该书时，在杨庆琛《乙未正月九日，重游莫愁湖，寄兰卿观察》二首律诗后，发现又有这样的诗：

去来应有落花知。

遥怜五马晴云暮，欲寄双鱼旧雨痴。

何日雄藩来白下，酒旗斜处倚旌旗。

屈指前僧半有无，临风且喜识今吾。

细询酒赋琴歌客，笑诮轻烟淡粉图。

宦辙劳劳惊楚蜀，踏歌渺渺遍江湖。

留题自愧才思尽，或冀齐门赏滥竽。

经考此诗与杨庆琛之诗毫无关系，那么它会不会是王朝葵四律所缺失之诗呢？移过来一比照，投榫接卯，珠联璧合，可以从下述几方面得到印证。

1、前诗所缺字数与该诗吻合，合起来正是“四律”。

2、诗韵相同，格律相合。前诗“岁月可堪流水逝”与“去来应有落花知”是“仄仄平平平仄仄”对“平平仄仄仄平平”符合七律（七言八句）第三、四两句（即颌联）成对的要求，且诗意自然贯通；（请将两部分加粗的字句连起来读！）前诗“丝”、“词”与后诗“知”、“痴”、“旗”同为“支”字韵。

3、诗意与诗跋相符。“何日雄藩来白下”，即盼“松云先生倘得升任重来”。“屈指前僧半有无”、“留题自愧才思尽”与“即成四律以付庵僧”意合。注意“屈指前僧半有无，临风且喜识今吾”，这句正说明“风雅集”卷三由褪莽而非恒峰所辑的原因。后诗与前诗及题跋在风格上也是一脉相承。

原书张冠李戴一百三十二年，今始得改正。（南京图书馆藏《莫愁湖风雅集》三卷，首一卷，共二册，标注为清嘉庆二十年（1815）胜棋楼刻本，实为1872年（或以后）重刊本。其中第三卷收录的大都是补充的内容。如该卷第一首陈銓《台城路》创作年代是嘉庆戊寅初秋，即1818年，第二首李彦章的诗则是道光甲午八月了，即1834年，所以，该本应为1872年释寿安据嘉庆二十年本抄录辑补后重刻，最早不会早于1872年。国家图书馆此书年代标注亦误。）

（二）

卷三还有杨庆琛（雪椒）观察一首题为《甲午八月七日，同李兰卿观察泛舟莫愁湖，因集湖亭小饮》的七律，但其诗前又标一个诗题《月夜游莫愁湖》。难道一诗两题？如果一为诗题一作诗跋，是不乏其例的，问题是“诗跋”中并

无夜游之意，看来这是两个各自独立的题目。再分析前一题，李兰卿即李彦章，查李彦章（兰卿）《道光甲午八月七日，偕杨雪椒观察泛舟莫愁湖，即以“秋湖”二字为韵，时余匆匆将归扬关，因请雪椒并书于此，以志雅集，并订后游之约云》，可知李彦章和杨庆琛是以“秋”、“湖”为韵各做了两首诗的，“并书于此”，是由杨庆琛把两个人的诗一起写在莫愁湖的。李诗二首如下：

青山仍似六朝秋，一树垂杨此舫舟。
南国佳人疑宛在，西湖我辈为勾留。
多情不见曾栖燕，无意相逢亦聚鸥。
二十年前题壁地，谁知今日又登楼。

怀古茫茫百感俱，故人肯使独游孤。
楼台过客多陈迹，汤沐功臣得赐湖。
呼酒出城休厌远，就船索句便成图。
石城艇子谁新设，能似当年两桨无？

◎今年湖上始有画舫

杨诗为何只有一首？疑有误焉。我想这缺佚的一首应该也在《风雅集》卷三中。因为提葺既然负有辑录卷三的使命，他肯定会把墙上的诗全部逐录下来的。

当查到该卷联璧《莫愁湖》诗时，发现其四首绝句诗后，又有两首七律诗，辑录者也未标“前人”，似是作无主诗处理的；又因紧接前诗，也许是当做联璧的诗。如果是一个人的诗，象这样两种体裁，一般做法是在诗题中注明“截句四、律二”之类；如果不是一次所作，则应有两题。再从诗的本身细玩，四绝的最后一句“怪他一样生花笔，不吊英雄吊美人”与二律的最后一句“英雄儿女原同传，合让中山占此湖”，其间的意图和倾向是有差别的。前诗只怪没有吊英雄，而且语带调侃；后诗则明显“男尊女卑”。

所以我以为这后面的两首律诗可能不是联璧的。现在来看看这两首七律诗：

西风吹我上扁舟，酒榼茶罐结俊游。
垂柳故依临水榭，好山还对胜棋楼。
四周云树孤城影，一角亭台八月秋。
倚槛共君谈往事，六朝金粉可胜愁？

玳瑁梁前燕不孤，石城艇子荡菰芦。
千秋乐府翻新调，绝代浓妆上画图。



香影能勾诗客住，波光还照美人无。

英雄儿女原同传，合让中山占此湖。

若把这两首诗移到杨庆琛《甲午八月七日，同李兰卿观察泛舟莫愁湖，因集湖亭小饮》题下，可以发现许多吻合之处。足可引以为证的一句是“一角亭台八月秋”，与诗题中的“八月七日”完全相符；“酒榼茶罐结俊游”与“因集湖亭小饮”也严丝合缝。此其一也。第二，这两首诗前一首用“秋”字韵，后一首用“湖”字韵，与李彦章二首七律诗的用韵也完全相符。其三，该诗“倚槛共君谈往事，六朝金粉可胜愁”中的含意，与李诗中的“二十年前题壁地，谁知今日又登楼”亦相扣合。其四，这二首诗韵脚字，与李诗也大都相同。缘此，此二诗应归入杨庆琛名下。而《月夜游莫愁湖》则是另一首独立的诗：

风扫余霞翠不收，绿杨吹出打鱼舟。

夹堤烟舍浓如画，掠地云峦淡欲流。

波影碧澄千顷月，藕花红瘦半湖秋。

江山自是生情物，岂独卢家有莫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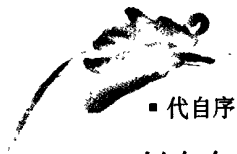
原书一诗二题之病，迎刃而解。至于《月夜游莫愁湖》诗为谁的作品，还有待有缘考之。

六、搜集众多名家有关莫愁湖的诗文作品

本书之所以要以《南京莫愁湖志》名之而与历史上的《莫愁湖志》有所区别，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本书收录了大量的与莫愁湖相关的诗文，已不是仅仅只对旧志作点校整理工作，在这方面化费的时间精力也远大于点校。

明代以前专门吟咏莫愁或提到金陵莫愁的诗词，为数不多，一般都尽量收入，直指莫愁为伎或肯定莫愁为竟陵人氏者，为数甚多，仅收数首以存其源流，还有相当一部分并非咏莫愁，而是以莫愁之名为一个象征、一个符号，借别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这样的作品一般都不收录。明清两代至民国，诗词浩如烟海，又因为这些诗词尚没有总集出版，以我一人之力要博览群书，收尽精华，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对其中的主要名流和有名的诗词集进行采撷，以使今人得窥名湖风雅之一斑。

历朝皇帝之中，写诗最多的莫过于乾隆皇帝了，而乾隆皇帝南巡六到金陵，三次都为莫愁湖题诗，恐怕也不多见。这三次分别是1765年、1780年、1784年。距这末一次驾幸仅十年，也就是1793年，李尧栋来当江宁知府，不惜捐俸修葺莫愁湖，心里多少也有点拍马屁的意思，如果皇上再来游湖，必会龙颜大悦。而经过整整一个花甲子，莫愁湖在“洪杨之乱”中被毁，冥冥中却



■ 代自序

似有个定数。曾国藩平乱之后，放着千头万绪的事情未做，也要先修莫愁湖，恐怕也与此不无关系吧！所以皇上的诗虽不见得妙，却是莫愁湖必不可少的一宝，今后也是导游小姐绝好的话题！

郑板桥写莫愁湖的词《念奴娇》见于马士图《莫愁湖志》“词证”，早已脍炙人口，其实他还有另一首同调（百字令）同名词，也甚好，却很少有人提及，词之传亦须“翻借词人口”耶！

南京词曲大家卢前的曾祖父卢崑撰写的《曾公阁记》传诵一时，而陈作霖也写过一篇《曾公阁记》，大概就没几个人知道了，这次把这件“出土文物”发掘出来，对莫愁湖将来重建曾公阁大有用处。

而收录在这本集子里的十几副曾国藩挽联，它们的发现则纯出意外。在收藏家叶德兴家偶尔谈到我在编写《莫愁湖志》，公园方面拟复建曾公阁等事，老叶马上告诉我他收的一个抄本里有曾国藩的挽联，待拿出来一看，竟然是一本与之毫不相干地洪宪年间的手抄本《词综说约》，抄的是词学方面的入门常识之类，我正诧异这么一本书怎么会与曾国藩有关系，老叶却把书翻开了，还真是莫愁湖曾国藩挽联。原来抄书人在一个抄本上抄了两本书，中间还莫名其妙地抄了这十几副挽联。还幸亏有他这个奇怪的做法，才在经历过“大破四旧、大革文化命”后的今天还能看到为曾被视为“镇压农民运动刽子手”的“大恶人”的逝世而书写的挽联，只可惜没有抄录作者的姓名，除其中第一副联已被收入重刊本《莫愁湖志》的楹联中，知为薛时雨所撰外，其余十三副联均未见于它书，洵可贵也！

南社领袖人物柳亚子，曾写过一首《初至玄武湖有作》诗：“莲叶莲花天际开，莫愁只合作舆台。”为赞美玄武湖而痛贬莫愁湖，把莫愁湖比成只配做下等的奴隶，诗人之语，未免过激。然而，同是这位名声喧赫的大诗人，却在为《白门悲秋集》题跋时写了这样一首诗：“南内笙歌拥蒋侯，李波小妹亦风流。棋翻一着真愁绝，忍说卢家有莫愁。”调子完全不同，“移情”之说，亦一证也。柳亚子也与毛泽东有过唱和，知名度在建国初期不下于郭沫若氏，甚至还敢向老人家发发牢骚，郭氏却多顺从。得此一诗，亦可刻石郁金堂，不让郭氏“独步”矣。

当代名家吟咏莫愁湖之作，主要选自我收藏的诗人诗集和近年出版的部分诗歌总集、专集，没有专门进行征集，故众多写过莫愁湖诗词的当代诗人词家，可能没有作品入选，请予谅解。入选的作品也并不一定都是精品，但都有一个比较独特的视角。

马士图在《郁金堂诗词证小引》中说：“尚望海内博雅君子，扩而充之，或



抒新咏，或采旧闻，藉以翫予之所不能证、不及证者，以便刊续于后。”我之所作《莫愁湖诗文增补》，正是循前人之辙而行，补其未及证者。然我粗疏浅薄，亦不足以补《莫愁湖志》之所缺也，尚望积学老成之士，多方赐教，以备将来再版，或出版《莫愁湖诗词》之需。

2004年5月25日

注：

①沈 镗（1816—1878），字骏声，号笠湖，南通州人。清道光二十七年进士，曾任兖州府运河同知，后官道员。有《蜗寄庐诗草》六卷餘二卷。

②梁章钜（1775—1849），字闳中，一字茝林，号退庵，祖籍长乐，后迁居福州。清嘉庆七年进士，官至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有《夏小正通释》、《三国志旁证》、《浪迹丛谈》、《归田琐记》、《退庵随笔》、《楹联丛话》等。

③李尧栋（1753—1821），字松云，浙江山阴人。清乾隆三十七年进士，入翰林院。出为江宁知府，捐俸修葺莫愁湖；又作棹歌二十首，传诵一时。后官至湖南巡抚。因仁宗（嘉庆）皇帝召见询及其试帖诗，颜其斋曰“新雨堂”。有《写十三经堂诗集》。[一作十四经堂，待考。]

④黄 模（生卒年不详，比李尧栋约大十岁），字相圃，号书厓，浙江钱唐（杭州）人。清嘉庆五年岁贡。父母亡故后不再应举。得诗法于丁敬、沈廷芳、吴颖芳，少与舒绍言等人称“城西六子”。诗律最细，与吴锡麟有“一时李杜”之目。有《寿花堂诗集》、《寿花堂律赋》、《夏小正异义》、《夏小正分笺》、《国语补韦》、《武林新年杂咏》。